



箬横白峰山山顶。

温岭的 小布达拉宫 ,你去过吗?

通讯员 江文辉/文 颜于明/图

温岭有两座被誉为“布达拉宫”的宗教建筑，一座位于境西的温峤楼旗山尖，另一座则是坐落在境东的箬横白峰山顶。两座山都有着尘封千年的故事，并在温岭的山川地舆志中留下浓墨重彩，是温黄平原内重要的佛教道场代表之地。

我们不赘述楼旗山，单来讲讲白峰山。为了区别于楼旗山尖，人们称呼白峰山为“小布达拉宫”。据清《嘉庆太平县志》载：白峰高插云汉，为海东诸山望。山形苍黑而得白称，又呼玉峰，盖莫详所自矣。北一峰高逊之，称小白峰。其最高峰位于山东的观音堂，海拔212.4米，是新构造运动时期沉降区的产物。但这一产物有别于温岭其他山体，妥妥的阳面不长树，北面树森森，像足了一块黑白玉，望海而骄、仰天而傲。

一

在穿石洞的故事中，白峰山古时成为避风港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引得文人墨客争相而至，留下名作呢？

这得益于白峰山的特殊地理功能。其稍遇阴雨天气或东海风潮，便漫山云雾缭绕，再加上其山体险峻且薄，如倒立的锥体，容易形成雾流现象，惹得大雁等飞鸟都不敢轻易飞掠，尽显壮观之美。故明代邑内诗人林大令贵兆有云，远海孤峰，惟矫然飞雁来止。

而让白峰山达到其儒雅峰顶的即是林贵兆。林贵兆（1510？-1591），字道行，号白峰，水见（今箬横镇水岸居）人。选授江西都昌（今属九江）知县，在任时生活清苦，两袖清风，重修地方城防，却被奸臣严嵩迫害，因而笑曰：我岂能为若作鹰犬耶！为官仅九月，就带着简陋的行李辞官离开。父老乡亲哭泣着挽留他，士民思念仰慕他，为他立了祠庙。

在林贵兆存世的文学作品中，他多次提及白峰山，甚至点名当时白峰山上的风景名胜，其中《观先茔宿云鹤山房感怀》最为具体。诗云：芳辰策马西郊去，花坞仙坛冒雨经。黄鹤不来新树绿，白云飞去旧山情。魂驰碧落空有梦，泪点苍碑自勒铭。尽道天心占止鹤，兰芽应长谢家亭。

在林贵兆的推崇下，白峰山自明中期以来，就有大量温黄一带的诗人驻足留观，或诗吟，或歌咏。到了清代，随着佛道诸家在这里选址立场，更成为人们争相竞逐之地，文人墨客于此吟诗作对。



二

白峰山独特的魅力，还吸引了一个家族，那就是太邑望族凤山坊边张氏。这个家族在箬横百家姓中位居第五位，现今人口9200多人。而这个家族最出名的家风就是孝道，并以此为家训留存至今。

关乎这一宗门家风，则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被褒奖为元代孝行吾台第一的张寿鹏。明《嘉靖太平县志》卷六载：张寿鹏，高浦人。性至孝，尝从父定二州判之任和州，至临安道中父卒，寿鹏奉柩归葬，庐于墓，泣血不止。有芝产于场，鹊巢檐角，驯扰不去。至正间泰不华守台，以闻，诏旌其门，建孝感坊。在他的影响下，后代张世坚也有类似的孝行故事，即割臂肉和药救母。

凤山坊边张氏第七房迁居白峰山下后，把孝道文化传承了下来。也因此，自明代以来，世居在白峰山下的张氏家族文人墨客、吏商乡贤盛出。特别到了晚清，这里出现了一门父子皆敕奉直大夫衔的高光故事。这对父子就是张远蒸、张鼎臣。

在张氏父子的影响下，白峰山下的张氏家族在晚清至民国时名人辈出，一度使白峰山成了温岭境内文人结社最活跃的地方。其中，如张燮卿、张玉册父子，皆有文名；张虞廷、张清甫兄弟，共创四乐诗社，集结了林丙恭、毛济美、陈文铎等一批民国时期温岭境内的知名文人。而他们，也循着明代林贵兆，留存了大量歌咏白峰山的文学作品。

据《箬横镇志》载，1918年，陈文铎、毛济美、毛凤霄、张熙绩（即张虞廷）、毛鼎言、毛鼎信、张文明（即张清甫）等以白峰山、晋山为聚集点，开展一系列的结社活动。1922年在林丙恭的助力下，至1923年吸收邑内拔萃组成四乐诗社，多次登白峰山，留下了许多不朽佳作。

如林丙恭的《白峰会善寺修禊感赋》，从中可见其对诗社之期盼，对白峰山之倾注。全诗如下：白玉峰头滴翠岚，沧浪亭外水拖蓝。群贤毕至春当午，佳节算来月正三。修禊池边增远感，踏青江上有遗簪。老年亦逐青年队，一曲流觞兴未阑。

也因此，从四乐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箬横红叶诗社至今活跃，不辍对白峰山的采风、创作。如红叶诗社先贤林复初不仅在其诗集里留存了十多首有关白峰山的格律诗，还在白峰山间摩崖石刻了观海崖，至今仍是旅游景点。

白峰山虽不高，但名声在外，从山脚清代古建筑群到山间的穿石洞，从山东的小白峰山、观音堂到山西的红岩背、红岩观，处处风景如画、文韵流长。而作为一处温岭名胜，这座山是绝不可被温岭人遗忘的。

趁着夏日走一走，穿堂于树荫下，或循迹，或感念，不失为一段有意思的自然与人文之旅！

五水共治
美丽温岭 全民共享

温岭市环境综合整治事务中心 宣

